本朝分省人物考

人物考卷之十三目錄

南直隸應天府三

許穀　羅輅

張後甲　焦瑞

焦竑　王顯

謝瑢　劉閔

徐霖　李疑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十三

南直隸應天府三

姚隆

姚隆字原學國初籍留守衛家金陵登弘治壬戌進士初令浙之新昌時歲旱民多流殍設法賑濟多所全活數辨寃獄有懷百金謝者力拒之陞禮部主事轉郎中出守荆州府威惠並行明年大水人負高阜大樹日夜嗷嗷隆命駕小舟千艘濟之仍各給以米活者數千人是冬大雪莩者塞途又命人搭蓆舍於江岸以庇遠來趂食者而於近境爲粥啖之活者不

可勝計又明年脩築黄潭等處决堤曲盡規畫雖工費數萬緡毫不取辦於民政績著歌謡載道忽以疾告歸民皆攀轅號泣枳道不得前肖像祠祀之歸家不入城府不與時事有田二頃僅給朝夕處之裕如也

何鉞

何鉞字勲伯號東谿國初自姑蘇徙占江寧家焉鉞自幼頴異不羣嘗見伯兄曆算即能通曉大義父喜欲令竟其習有李公者獨奇之而謂其父曰天文終術家耳是兒豈可以術拘乎令治詩入郡庠累試高

等文譽蔚然正德辛未登第授行人奉使楚藩固辭
餽贈以廉介著聲擢浙江道御史直言無避　武廟
欲以城中積慶鳴玉二坊爲演武習射之所鉞抗論
此必左右近習假弄威權侵奪民居以爲第宅園囿
疏不報而事亦中止丙子奉勑清理戎務事涉貴近
一切奉法惟謹剗剔奸蠹直搜根穴兩陳事宜力救
建言下獄御史張仕隆等得從寬減戊寅守父制服
除巡按兩浙至則清理寃滯摘發吏奸嚴禁和買鋤
治豪強彈擊貪污不職者數人藩臬郡邑罔不敬憚
而亦以是中時所忌明年擢荆州守賑饑恤災飭吏

中法如治家事遼府繁衍宗祿不繼比徵至多爲有力者倍取乃以期均給不偏低昂衆咸悅服荊南分巡駐府事多諮而後行鉞與語數不合一日偶有所指還怒於鉞竟拂衣而出曰吾豈能諂事上官以腰膝皮面易二千石祿來耶即解組歸當事者檄催旁午竟不赴以壽終於家

景暘

景暘字伯時從眞州徙居金陵器宇弘雅凝然負公輔之望數歲時隨父官廣州劉大夏見其文異之曰此國器也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編脩時

逆瑾亂政夌轢朝紳見者靡不重足屏氣其不阿附者賜及何瑭崔銑吕柟數人已耳在館職以不獲裨補時政居恒深念作自罰一篇言蒞是職者必自責自砥勉於勤慎所以補過也詞甚諄至久之爲講官當進講必越宿齋沭覬有所感悟九年遷國子司業以資當進侍讀梁儲曰成均爲多士範非景暘不可暘亦曰朝廷官人敢自擇耶於是六館士人人以爲得師二年請養願改南以左中允管南司業事時士方競僥利請託紛至暘一切謝絶不行與諸生講解寒暑不輟辛巳以母憂去位甲申服除北上行至眞

州病卒賜少葬於眞州易簀之地即其懸弧處也人咸異之素篤於孝義母目盲萬方療之不愈旦夕禱於神忽雙眸烱然舊疾如失人稱其孝感云居官清約不異布衣每升監乘一牝羸蹩躠行旁觀者若不能堪賜自若文以意勝恥事鈎棘詩蕭散有致嘗曰詞貴其達若以摹擬爲工按古人之跡尺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哉識者韙其言所著有前谿集行於世

何遵

何遵字孟循南京欽天監人以諫死嘉靖初贈尚寶

司卿應子入太學祀於鄉賢又詔禮部爲祠專祀之

武皇帝朝璀彬相繼用事彬導　上遊幸遍祀名山

將入江南而寧濠方謀以侍子入朝侍彬爲内應比

南巡　詔下彬幸得便窺伺懼中阻乃爲危言撼衆

兵部郎中黄鞏翰林修撰舒芬首以疏入諸曹稍稍

踵之　武皇帝震怒彬揚言鞏旦夕且死冀以脅衆

遵入疏力言淫祀無補敗亂萬一宗藩藉口奉迎潛

懷不軌則福未降而禍已萌葢指濠也彬畏事泄匿

不以聞遵慮衆爲彬所脅又鞏罪叵測復與同官林

大輅蔣山卿上疏乞罷巡幸勿爲姦邪蠱惑鞏等無

非願寛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
乃四出機穽下遵等於獄復嗾其黨劾之被　旨荷
校恭午門外五日杖五十罷遣彬自請視杖杖者復
覘所為輕重故杖視他人為甚體素羸又憤所言不
達瘡潰不可療越三日竟卒邸舍獨僮奴何安一人
當草疏時前持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
邪遵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為謝萬死兒子
令勿廢學足矣草章已書託鄉人太僕卿周金編修
陳沂後事語不少亂是時子世守方數歲遵年三十
四爾既卒南巡議亦竟寢遵以正德甲戌第進士吏

部尚書陸完器重之未幾當試臺諫獨引疾弗出曰吾不可資人以進丙子拜工部營繕主事明年榷木荆南故事多昵奸胥歲增羨以自潤遵一以廉率之威惠並舉比去行李蕭然卒之日貧不能殮得鄉人賻而後以襯歸葬先是被杖時父鐸與家人墓祭有烏悲鳴而前心異之比抵舍聞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長號曰遵其死矣已而果然

黃琮

黃琮字元質先樂安人成化間始附籍上元數年而生琮穎秀絕出逸而多韻補應天府學生作平蠻金

陵二賦文譽騰起舉弘治乙丑進士與脩　孝宗實錄授青田令時逆瑾擅國秕政蔓作琮舉意高遠不規規與俗俯仰以入計不納賄於瑾謫長樂學諭劃然長嘯曰所不足於縣令者果子也夫教吾所樂也陞堂講授寒暑不倦瑾誅陞鄒城令時寇滿山東城圮弗可備抵任二十日而塹成又三十四日而門闉完恃以無恐謂山東之困弊於馬著馬政二篇又作問官祠內祀孔子及鄒子自爲記欲學者知孔子之聖由問學至也陞廣州守益練牧民之體俗有隱瘼咸得上達一一調御之得秦少遊海棠橋址拓置堂

字羣士子肄業其中以風夷俗拜岷府長史再疏乞
養侍奉之暇灌園藝圃泊如也　世廟初復有崇府
之命方擬就道旋以疾終所著有宗說楚征日錄青
田稿郯城稿嶺南日課東歸稿藏於家

陳　沂

陳沂字宗魯號石亭居士先世鄞人曰琏者國初以
醫徵入太醫院遂家金陵父夢僧奉明珠入室旦生
沂五歲能屬對八歲能摹古人畫十歲能詩十二歲
能攻舉子業語率奇拔驚長宿總角著孔墨辨赤寶
山賦傳誦人口自是行誼文學日益隆茂弘治辛酉

舉鄉試正德丁丑成進士雖久處韋衣時名爗然出
人上旣仕改翰林院庶吉士除編修與修　武宗實
錄嘉靖癸未同禮部考官實錄成賜白金文綺充經
筵講官踰年出爲江西布政司參議沂素抱經濟喜
於治民至江西則備設科條杜奸鋤梗百務釐舉進
山東左參政按沂莒滕費諸郡邑察其災荒發官帑
市牛給民墾藝寬其逋稅朞年歲稔又爲捐除種馬
新木運部諸猺民獲甦息嘗至鉅野察有盜賊將發
議調卒捕襲之言於中丞初不謂然巳而盜竟破城
以去始服其畧嘗遇執政於德州勞之曰先生久外

行將召矣對曰齊民困甚苟行吾䟽勝吾拜顯爵也後以事忤太宰屢歲不遷久之改山西行太僕卿遂再䟽請老杜門著書絕意世務所著有　皇明翰林志金陵世紀花嚴志名山錄又南京總志山東通志皆出筆削居家孝友備至拯艱扶危不靳餘力鄉人謂其淸修厚德文藻惠政合而歸之曰有道仁人咸以爲實錄云

王瑋

王瑋字克明號克齋先太原人自宋南渡家句容瑋狀貌魁梧舞象時不類恒兒七歲授孝經小學即動

引古人自期稍長讀書朗然貫徹家赤貧父恒朝夕歎曰安得兒輩有代勞者乎暐竦然獨念諸弟稚無可擔負者乃釋書冊代父什一以給暇則手一編不置時時顧影嘆曰天生予而使之久居人下耶邑有踐更役代父鬻藥材於京會校士南宫偶閱一孝廉文笑曰吾力能辦此頃之榜出而孝廉得雋矣暐奮曰吾異日不以此起家者有如日歸獨居一樓謝絕一切每至午夜誦聲烺烺屬詞則自發其藻不繇師指而每試輒冠正德丙子鄉薦明年登進士授吉安推官時宸濠反逆暐提兵助王守仁以擒叛嘗令一

吏督戰艦及期無一艘至以軍興法立斬以狥一軍
股栗嗣是與叅容謀兵攻南昌城破贛共擒逆濠斬
殺擒獲無算捷奏有首從義師爭赴國難協謀并力
共收全功語時舉告　廟飲至禮而會母憂卽苴杖
就途不反顧後朝議詘新建功自伍文定而下特稽
故以難之服闋僅加二級補大理寺左寺副大禮議
起隨楊廷和等伏闕泣爭觸　上怒杖於廷尋遷江
西按察僉事分廵湖東疇精於法比時時以情衷三
尺而行廬陵有父子三人晝剽人而奪之金者邑令
周俱置大辟曰此爲饑所驅耳而闔門坐死可乎令

曰此直指意曰法如是而止卒釋其二陝商以販錦至臨江忤貴家値地方捕盜貴家嗾邏者并逮之不勝榜掠遂誣服經十餘年未決肆移文覈其年月并召居亭者得其實立釋之自是名大噪於西章矣攝學政校文以理爲主浮誕者黜故一時獎拔者多知名士尋陞光祿寺少卿已從太常卿陞右都御史巡撫江西江西故舊游地民瘼吏弊洞析其委至則立綱振紀懲貪植廉一時黃綬而下有望風解印綬者已陞戶部右侍郎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至則夙潄盡掃歲綱如期無後者其貫海州之馬課裁揚

州之二閘人尤便之晉陞戸部尚書總督倉塲等務
搜伏匿革冗濫吏不得侵牟爲奸有厎畹以玉帶黃
金餽爲請莊田地峻却之往倉塲𩰚榖率雜泥沙乃
甃以磚石㔶爲永利　上屢賜紵絲獅補等又賜
獻皇帝御書文行忠信四篆字以示旌異亡何以兩
淮解銀未及𧵍先尚書王杲被罪去科臣厲汝進語
侵暐　上乃賜玦以歸郎日單騎趨里日灌園城南
與二三昆弟曁微時知交詩筒酒盃倘徉自適或携
杖東臯課耕織話桑麻而已世味一切無所好顧獨
好書購樓貯之額曰藏書山房雖老持一卷不廢爲

文雄渾精嚴詩汎濫於韋李少陵晚喜陶孟曰取其
夷曠契我心也有克齋集行於世

王以旂

王以旂字士招江寧人生而廣額豐頤音吐如鐘弱
冠游膠庠才名蔚起鄉先生金公澤以右都御史掌
南院解圍帶贈之正德辛未舉進士授江西上高知
縣時華林賊方熾流賊復入江掠舟剽劫庫獄以旂
集鄉兵於要害處徧置鐵蒺藜防之賊自是不敢窺
上高已又生擒流賊數十人闔境帖然益省刑紓賦
與民休息縣大治選河南道御史臺長彭澤尤器重

之每指其坐曰當拂拭待予矣出按河南省試期至會宸濠叛閹劉璟者濠黨也乃倡議罷試以旂言江西去汴遠且濠旋撲滅罷試無名遂如故事璟又傳武廟親征道出汴下牒取犒銀四萬備供應力執不可謂 天子御六飛必戒前路 勑至圖之未晚今豫發公帑萬一從他道銀散不可歸誰執其咎璟乃沮嘉靖壬午按福建時泉漳盜起流劫安溪勢日張檄分守及都指揮率兵勦之月餘平癸未予告終父養壬辰仍補河南道督北畿學政尋擢南太僕寺少卿甲午陞大理寺右少卿戊戌陞光祿寺卿八月陞

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有議革撫治者乃繪四省交會圖鐫之石著論言不可革狀議遂罷庚子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辛丑陞兵部右侍郎是歲徐呂洪竭漕舟滯不行被簡　命督治河道至則視泉脉循經流爲増閘若干又相地形築土壩若干漕舸得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間故有四水櫃置湖中勢豪侵没多獻之德邸有司因循不敢問以旂謂水櫃復庶蓄洩有地河溢則懸河以入湖河澁則懸湖以入河足備緩急遂任怨力復之癸卯陞右都御史掌南院而金公澤贈帶之事於是而驗其處父母之邦也務

在持重出入屏騶從歳時歸祀必由他道謂其子曰
昔張堪步入里門可法也乙巳考察京官中外翕然
服其當是年刷卷御史以公錯叅武弁至千餘員有
旨贖罪值熱減　詔至即承德意悉蠲之丙午　召
入爲工部尚書至則琉璃河圓明閣工興經營節縮
得不重費丁未二月改左都御史九月轉兵部尚書
先是陜西總督曾銑倡議復套業奉　命集議俄
旨出逮銑即命以旂代之　陛辭馳入關亟罷郡縣
軍需停造器具又嚴盜馬之罰禁刼營之弊雖倉卒
建牙而能推布腹心畢屈羣策建議延安等處設游

擊一人守備四人岷州設判官一人皆得允前此哈
密熟番久留甘肅患之召諭諸番爲繕室授田示之
生計仍約朔望族首得入關爲市諸番感喻稽首聽
命是舉不煩一夫而數十年種類一清在鎭六年北
虜西番無大舉無深入戊申虜犯山丹巳酉犯波羅
堡及莊浪巳又犯高家堡皆督師敗之嗣是連年破
虜及番賊出沒境上者計斬虜六百餘級番族二百
級奪獲夷畜無算修完延慶等處城堡墩臺若干及
蘭州邊墻二百餘里前後上功廕子者二賜金帛者
入壬子　詔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癸丑春卒

於固原督府聞者莫不奔哭失聲諸鎭軍民爲罷市者數日訃聞予祭九壇贈少保謚襄敏以旂賦性恬和事父至孝父病十年食飲起居不暫離側溷罷亦自浣滌與鄉人處皆得其歡心雖介節凛然而無幾微見於顏色於宗族知舊恩義尤篤爲司空入京至東光聞鄉友蔣淮三喪厝連窩寺時舟已踰百里亟命回舟留五日出俸易棺遣人護歸所著有漕河奏議漕河撮稿督府稿議若干卷行於世

尹鳳

尹鳳字德輝別號在竹先世直隸鳳陽縣人始祖榮

從　高皇帝起義爲衛千戶以戰死進指揮同知世
其官隸南府軍後衛鳳蚤孤有奇志貫穿經史諳兵
法騎射舉武科鄉會皆第一榜出　上賜宴兵部命
輔臣王之以儀從送歸觀者以爲榮授中都留守總
持廉斤斤而能察用其下省直飛輓無能先者晉提
督備倭福建歲壬子帥舟師討海寇許朝恩斬首一
百六十級奪還鹵掠二百四十有奇捷聞賜幣金癸
丑從僉浙江都司事秋晉叅將分守福興泉漳等處
乙卯倭患起以新募兵屬之乃選驍果以軍法約束
稍不中率即斬以徇於是烏合之人皆爲精卒與賊

戰游嶼東洛七礁外洋生擒二十有三人馘百七十
有奇溺水死者無算己未戰梅花港中竿塘等處生
擒九人馘百二十有奇奪還所虜掠亦無算是役也
血戰數十親冒矢石甲不解者月餘方轉鬬海洋直
糧盡輒馳島中采稗食之三日而餉至其所摧敗震
赫一時捷聞復賜金幣晉長浙江都司以疾予告歸
隆慶戊辰　詔舉邊材言者交口材之起長福建都
司討巨盜曾一本平之捷聞復賜金幣尋奉表入賀
再乞歸辛未復起浙閫壬申晉徐宿歸德叅將亾何
徙守蘇松萬曆初用大司馬譚公薦召為後府都督

僉事提督中外巡徼條便宜十事上之下部覆報可當是時所搜剔隱弊非一於掖門左藏譏防尤悉貂璫貴戚多斂手避者時鳳年甫踰艾名聲籍甚一日忽語家人曰乃公倦遊歸矣曩吾在行間瀕死者且數而數以身免今至此非天幸耶天幸不可久居乃上書固請歸日偕閭里以詩酒禪誦自娛逍遙林壑者三十年而以病捐館舍葢春秋七十有六矣

伊伯熊

伊伯熊字臣舉其先從海州沭陽徙於吳洪武初以閭右實京師遂占籍上元少有文譽屢爲典文者所

罷重中正德丁卯鄉試庚辰就選深州知州富民滿存投刺請罪存嘗獲罪前守株連者甚衆深人疑將爲前守復仇而前守適移書言深人短長伯熊謝曰人之善惡旬日異狀能改過卽良民也對衆焚其書深人始安前守公務弗辦府使下州督促不勝騷抑至則懲其慢令完其稽牒不旬日而具自是無有勾稽之擾乃節浮費均徭役招流民辟荒萊獎黌校正禮俗而深以大治深地錯文霸寇劫肆掠乃增城浚隍簡士卒較騎射廣偵候山東鑛賊作亂聲張畿輔伯熊以公事出署者驅民登城守陴賊未至而民先

渡比歸悉散遣之倡勇敢申保伍期寇至而乘城民使賊亦他徙州人張廷雄於貴三子者濟惡武斷持官吏陰事莫敢問亾何其子殺人廷自當歐殺罪而匿其子乾於勢家跡捕之置於法凡訟辭一覽即洞情實吏畏悚莫敢舞文獄中常空諸上司有事幾內若清牘稽倉檢災覆獄無不事事當上意者癸未丁毋憂服除改守祁州祁去深百餘里耳下車深人感德來謁無虛日守祁政尚寬簡佐以精明鎮守太監張某族殺人求援於張張曰知州豈寃人者耶他縣令嘗誤入人伯熊承委覆讞咸得直向之無理取勝

者曰伊公不可欺遂爲吐實北方力役繁三歲一易
役吏每得以爲奸伯熊以冊籍正之貧富有等犁然
允當訟罰贖者多令入穀爲斂散賑貸之法郎歲祲
亦不爲灾李得四世同居榮以章服每造廬存問焉
陳泰以粟二千石畧倣義倉振鄉之不足則旌其門
凡士大夫之貧而有守者每加禮而問之在祁三年
以病致仕歸歸則習服氣養生之術然竟以卒將革
不亂詢以家事曰吾得正而斃足矣夫何言

金賢

金賢字士希國初自永平徙居江寧賢性資頴敏慰

岸閎達少學易於吳公彥華之門窮探妙解有聲於
時晉江蔡氏著易說行海內乃與董生林輩推衍傳
授盡其精微登正德中進士歎曰聖人精蘊盡於易
矣而妙用見諸行事則在春秋學者不通春秋終不
達聖人之用遂取三傳及諸家之說研究異同發所
未發著紀愚若干卷其自序略曰昔壺遂問於司馬
遷曰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自周道廢孔子知時之
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
下儀表達王事而已矣若其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
外夷狄崇仁義黜詐力尊君卑臣貴王賤伯程子所

謂大義炳如日星衆人皆可得而知之學者非深於道其孰能識之哉紀愚何爲而作也曰今夫山草木生之而樵者不能盡採今夫水魚鱉生焉而漁者不能盡取聖言淵微義理弘博傳者雖多而各有所得探之益深推之益廣譬之飲河者各充其腹而源不竭此紀愚所由作焉其學識其大者如此初爲仁和知縣事上以誠接賓以禮御衆以義蒞事以勤文而無害寬而不弛竟以杭守楊孟瑛疏復西湖數百餘頃民賴其惠召入爲兵科給事中時閹瑾擅國流毒薦紳獨持大體不亢不隨嘗勘淮安獄正知府某罪

明周給事自殺之寃雖拂瑾意而莫之能害他如論宗室寘鐇逆謀議圻輔平寇利害於時都御史有治軍無狀濫殺無辜者並見奏黜朝貴咸服其有識服父喪再起轉右給事中時瑾既伏誅錢寧繼起亂政以事見齗求補外避之遂出知大名府下車以後清淹禁止橫政繩長吏之桀驁辯黠盜之牽誣民以安堵乃繕城浚池興舉百廢修子貢祠又以狄梁公寇萊公有惠於郡爲建祠置祀刻元城劉公語錄以與學者地瀕黃河民罷隄塞乃建議請疏支渠分殺其流俾無泛溢爲害郡藏有鏹金三千兩不登於籍吏

言之曰吾不忍厚私以負國家遂白御史籍之官入
覲言官有不悅者漫詞誣劾乃改知福建延平府曰
官非吾志矣不往則跡不明因之郡受事者七日卽
上疏乞骸不俟報而歸旋得請致仕日與朋舊爲樂
公卿不先加禮未嘗往見孜孜以興起後學爲念講
析疑義終日不倦讓舊業於諸弟子仍出歸槖之餘
治其家室婚嫁其友王太僕嵩歿嘗貸百兩以上往
哭之卽曰嗟嗟欽佩毋念吾逋以恤而後於是義聲
重一時嘉靖戊子大禮成推恩進亞中大夫年七十
一卒於家

李春芳

李春芳字子實句容人生而神頴不類凡兒常有神龎眉鶴髮掖之行他人弗見也人益異之辛卯與計偕歸詣海陵王艮講性學復師事歐陽公德時談議鋒出質言盈庭徐以片語剽剝各適其意歐陽大奇之尋教授江淮屬大祲宗人幾不自存乃出所得修脯佐給之雖在垂罄而好於急人之困丁未舉進士太常奏對第一當久不利於公車一旦鼎貴人方煒羨而獨循循如無有遺書戒宗人毋驕貴毋怙寵凌物會授書內舘故事多文具以此輩日侍　上左右

而情游解嫚漸以成習即一旦莞事奈何乃立科條
教督之掖庭永巷一時煥然未幾以修撰被　旨入
內直超遷學士太常少卿賜一品緋衣蓋異數也自
後恩寵日盛由吏禮左右侍郎三遷至禮部尚書掛
参閣務武英殿大學士已受顧命事　穆皇帝于亮
陰誅左道錄言官蠲負逋會有旨重建翔鳳樓極言
土木之費終　先皇之世海內騷然今朝政方新宜
與百姓更始而騷尋大興天下謂何　上改容謝之
竟罷工臺省應　詔上書語侵　貴人乘間泣愬
上前　上震怒幾出不測爲力言此輩朴忠無他腸

願寬其誅以開言路收人心　上乃解諸帥臣言沿邊鎮堡當虜衝宜戍臺以便防守有持異議以陰壞其說者乃言臺成而虜不得蹂躪長驅獨奈何惜小費不計大利乃得請至今備禦賴之虜酋俺達愛孫曰把漢那吉者以勢窮單騎來奔俺達索之急願歸亾納欵貢市稱臣朝廷下其議公卿大臣廷辨不決獨倡言爲從之便數十年之市不足當一日用兵之費且殄無益之空質敵無窮之釁端則從虜爲懷柔拒虜爲失計矣　上是其議虜因受我符冊歸我逋俘廟獻而市戮之邊陲按堵者數十年知經筵修實

錄大明會典　永樂大典皆爲總裁官以六載考晉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正一品俸廕中書舍人者再尚寶司丞一於是疏請歸養章七上乃得俞旨勑馳驛行人護送已又令禮部郎捧　勑存問於家既歸則角巾私第歲時伏臘羣諸子姓緋衣蟒玉奉觴尊人前間或婆娑里社從三老問年穰饑或浮白談劇巢雲終老不復與人世事卒以上壽終抑可謂功名成全孤標寡耦矣

樊鵬

樊鵬字少南其先徐州人始祖林從永樂征討功授

金吾右衛正千戶夾河戰死贈指揮同知子玉襲正千戶居應天傳四世而至鵬遺家中窘鬻菜菓以供食戊嘉靖進士授安州知州多惠政陞南京戶部員外郎轉工部郎中陞陝西按察僉事兵備固原以寧夏禦虜功受白金彩幣之賜嘗爲檄招撫陷虜流民邊事多所籌畫督府劉天和甚器重之以母憂歸服闋而卒著樊氏集十二卷其序初唐詩曰詩自刪後漢魏古詩爲近漢魏後六朝滋盛然風斯靡矣初唐無古詩而律詩與律詩與而古詩勢不得不廢又言初唐詩如春園草木䕃生含蓄渾厚生意勃勃盛唐

則淘洗鋤治條理可觀生意稍薄矣鵬嘗遊於何仲默遊廷實呂仲木之門而與孟望之李子西等爲詩文友故其談詩卓有所見云

楊成

楊成字全卿號水田其先楚桃源人以靖難武功隸南京留守成少而穎異稍長命業舉子即有遠志生十三喪母兼值多變益勵學晨夕罔怠弱冠遊武庠爭以世官讓其弟改遊京庠學行卓異京兆南渠王公器之嘉靖乙酉舉於鄉壬辰登進士第官南司馬部歷武庫車駕武選遷正郎涖政京師銜邇族屬媚

黨義不違親情不弛法處之曲盡其善僉無後言名由是著庚子擢守嚴州嚴多山寡田俗尚勁悍務嚚較利下單首罷牛憑之釁民間孕而生女恒溺殺之以省裝賫宣揭厲禁多所全活癸卯居父喪哀毀骨立丙午起復守萊州時萊民阻饑皇皇迫於催科比至親爲閱災懇諸監司得蠲歲賦軍衛兵食嘗苦愆期爲籌畫以時給之兵民感切己酉擢廣西副使駐節府江夷落羣集頑悍弗馴以德率服夷酋馴化夷有欲胥讒者慨然見之不疑出謂人曰鐵面劍眉眞憲相不可犯也府江用是弗擾甲寅擢四川左叅政

治益廉靜無何乃求退休雖撫按慰留諄復其歸志竟不可奪成賦性慈和儉素無嗜紛華取與必以義事庶母孝處諸弟極其友愛俸鍰班諸昆季不爲私畜歸則索居歛跡以全高尚倘徉山水每喜賦咏如燈影細搖窻外月雞聲忽報屋頭霜可驰驟唐律一夕病中所賦有白石淸江一酒樓黃花無語對人愁之句遂自知其不起仍扶坐析處家政縷縷至易簀時終無所亂竟以正終

殷　邁

殷邁字時訓南京留守衛人生而氣貌淳靖有雅志

居恒自奮曰學不究本原徒取世資無益也嘉靖辛卯舉於鄉及入太學與何善山游因聞陽明先生緒言益自砥礪辛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乙南改驗封晉文選郎中出爲江西參議擢貴州督學副使疏請致仕丁卯　穆廟改元起原官視學兩浙歷江西參政按察使四川右布政晉南太僕卿請告還癸酉復起南京太常卿尋陞禮部右侍郎丙子南大司成缺視事數月復稱疾疏再上允致仕邁自筮仕至卿貳更四十年計其在官之日僅十三前後連起皆迫而後應始以南驗封考滿如京士論擬留之北銓力辭

不就乙卯提調江西試事稱得人于浙掄士一先德
行諸生中有以出妻抵誣者獄久滞暴其枉釋之在
太僕時冏政寖弛吏因緣為姦隨事振刷不辭煩細
至典國學則申嚴功令開示名理六館士喁喁嚮風
其得大體類若此初有志於學時求格致之義不得
其說至哽咽終日究心中庸證諸内典已而澄思靜
照久之忽有省自言一日于幽寂中恍惚見其良心
始知此心虛融周遍而身内有形之心非吾心也其
所得亦可窺其崖略矣平泉陸樹聲稱其坐鎮雅俗
似房次律急流勇退似錢宣靖洞明宗要則楊次公

晁大傅至其信道之篤不言而默成直無愧理學諸儒也所著有懲忿窒慾編逍遙訣測言閒雲館野語行於世

王韋

王韋字欽佩南京人仕至太僕少卿父徽　憲宗朝給事中直諫有聲韋承志執節孝德純備歷仕留署確明職司金石不撓論詩專尚才情嘗言唐風既成詩自爲格不與雅頌同趣漢魏變於雅頌唐體沿於國風雅言多盡風辭則微今以雅文爲近詩未嘗不流於宋也故其詩婉麗多致雋味雖窮或者謂爲纖

弱過矣

許穀

許穀上元人字仲貽嘉靖乙未會試第一初仕計部歷儀部轉天曹郎以文選遷南太常少卿尋謫浙江運副起爲江西提學僉事仍遷南尚寶卿致仕歸家登臨詩酒油然樂也其詩溫厚坦易無劌刻苦澁之態後以耋壽卒於家

羅榦

羅榦字貭甫號半窻江寧縣人廣東左叅議麟之子也生而穎悟過人博覽載籍爲文頃刻數千言立就

年二十一舉隆慶丁卯鄉試明年戊辰舉進士尋授
中書舍人已冊封益王世子至藩邸諸所舉行咸
中禮度竣事復命上疏懇乞就養得改南大理寺評
事至家三日父無疾而逝人以爲獲奉終養爲孝感
云癸酉起復仍補前官已卯擢江西袁州府知府首
重學校申教茂士均定民賦創立團保悉去勾攝之
擾嚴禁萍鄉之訟繕亭舍以振委候書鄉訓以化里
社積穀修城汰差減役以調劇改贛州贛當閩廣湖
湘要衝數患蕤盜畧曰民無憀止奚而不盜乃禁華
冗費刊除雜差寢兩司之防夫輟各衙門之執事票

銀不充私用社學不舉前規贛中食鹽多出兩廣私
販所販之人歲餽郡吏故不能禁奏討總制歲取其
利以濟軍務遂以爲制贛郡帖然都御史盛應期言
江西劇郡莫若南昌又疏改守南昌至郡七月間太
孺人疾遂棄官西歸連疏乞休稽遲再歲銓部憐其
志復補南康郡瀕彭蠡乃創作巨堰水溢則舟人入
堰以避風濤水落則泊堰下而民居亦賴以安其他
省雇夫之銀華牙茶之弊親訊罪犯吏不能行其奸
禁止寫丁冊不能隱其弊紡績農桑男婦雙課信牌
定期鄉縣不擾尤深有益於南康者已丑擢江西按

察副使整飭饒撫兵備越七月思母復上休疏未報還家五月而太孺人以壽終得無憾焉壬辰起復補四川按察副使整飭建昌兵備未至移山東甫三月擢順天府丞明年癸巳改大理少卿甲午晉宗室與撫臣搆隙　上命往勘復命人皆稱平於是廷臣益多其才兩舉節鎮未幾而卒訃聞賜諭祭春秋四十有九

張後甲

張後甲字丁也上世爲山東滋陽人始祖林以力士備宿衛從　文皇帝北征累功至鷹揚衛指揮僉事

世其官遂家金陵後甲生而嶷峻韶秀異羣兒而體羸善病父母絶憐愛之年十四始令就塾師則已日誦千言若發頴豎嶽嶽曹偶閒矣迨補博士弟子所屬文務根極理道不以擊悅爲工攻苦甚造次手一編弗置踽踽弱不勝衣劬書未嘗言勌也萬曆丙子舉於鄉明年上公車得雋禮部庚辰成進士謁選爲楚辰州之推官精心爲理用法平而不苛念辰民舊苦滯獄諸所訊鞫論報窮日夜爲之案牘無宿留者諸生某以事忤豪右文致傳獄亟釋之後以孝廉舉民有手斃女而誣人大辟者頌繫十年往矣卒爲白

其究五開卒戕戍長當道虩虩憂蠢動立走徤卒逮渠魁法之其黨立解散凶譁者署篆所至必爲民計長久開社以課士積穀以備賑均徭以蘇困具可爲㓗令治聲滿三楚間嘗一再分校棘圍所得盡知名士爲法曹六年徵爲郎計部奉　命督御馬草塲往中貴與賈人多謬餝筐篋市驢因挾以穴利一切峻拒之弊乃大剗已出而監榷清源清源地綰南北賈船鱗次緩則虞窩課急則虞蹈脂潤名比至首訓商若第以實輸稅耳吾不爲淵魚察也諸商走市如鶩是歲河涸而榷鍰顧踰往時大司農才之復以司雲

守餉庾出納吏胥易緣輕重爲奸嚴覈之毋敢上下
其手又謝絕長安諸貴人之爲鹽賈關說者一時餉
政修舉邊計賴焉久之以疾請告歸既愈起補繕部
時以營建徵木姦商多餙小爲鉅牟羡利至不可訾
算一一引繩而程度焉中貴人數以不任斲相恫愒
弗爲動居數月晉四川按察司僉事治川東時方有
征播之役籌策行間機宜輒徵中客兵横所過郡邑
如蟄乃以檄諭之人人𣪠枚而過民不知有兵也巳
部議移備兵於楚兩臺爲疏請得留治川北時部使
者湔閬中業以入賀行有日矣乃一夕馳至立決諸

務飈發霆斷亾不中窾者賀還値歲大旱露禱而雨隨霔川人頌之亾何擢叅議復治川東川東民聞其至爭負戴數百里迓之而竟以疾作浩然拂衣歸矣時年甫艾耳竟以疾卒人咸悼惜之天性孝友髫年父昭毅公病疽泣吮其血弱冠母病殤終夜籲禱願以巳算代有鮮衣輒解以奉兄盡推先人遺產讓之且代償其宿逋親族有急或婚葬不能舉損貲佐其費自奉無重綺兼味任眞守素泊如也生平負人倫鑒一當賞識後皆脫穎爲理官時分校楚闈所得盡才名士郭宗伯何閣學滿冏卿皆所手拔也居鄉未

嘗以刺通公府有緣兩造求緩頰者必正色距之顧時時陰爲地方畫便宜事且行矣終不言其德士大夫有慕其名造廬者財一爲報謝此外杜門却掃自文酒賞慶外人莫能窺其面也爲人溫栗而敏練動止有常不失尺寸至寄情玄澹夷然穆慎即至敧手足而神志無怛蓋其中之所寄遠矣

焦瑞

焦瑞字伯賢國初以武功隸籍旗手衛爲千夫長遂家金陵爲人淸方愿勅不妄語弱冠爲應天府學生以家督當戶生事甚窘藉受徒爲活然來請業者束

修之問必程其學而後受有終歲不受一錢者曰教未有益也累試不第以選貢授靈山令時一條編法已行十餘年有司以僻遠里甲之供如故瑞至首罷之民始灑然有更生之望縣多叢篁密箐群盜嘯聚其中督府檄節推劉往勦之賊執劉將加害瑞率衆往援賊見驚拜曰此眞吾父母奈何犯之遽斂衆去乃援節推而還俘斬且衆竟不上功幕府故賞亦不及焉嶺南去天萬里仕者率取明珠翠羽以自潤漁利之孔百端悉罷之有牛稅沿爲縣用瑞亦貯之庫絲粟之費以月俸償之不支一錢縣產熊膽天竺黃

花石諸物上司不時需索皆力辭百姓恐失之咸願輸以緩其怒固不從然竟其去亦無取靈山一物者時賊猶不時興發瑞慮武備單弛檢諸兵日訓練之以銀爲射的中輒賞之由是諸兵競勸賊不敢近見邑士多不勤於業躬督課之日夕靡倦月試輒加賞勵由是人人自奮權相柄國賦歛嚴急鄰郡縣爭趨爲刻深赭衣塞道於是歎曰吾安忍以民命博一官乎遂以疾告歸徒步辭上司不復駕靈山輿矣先是督賦嘗出俸百金爲民代償去官未幾輸者滿額攜者盡以返之卒不納曰吾業已心代之不忍易吾心

也歸之日囊餘八金半皆襲時射的也卒於途聞者惜之

焦竑

焦竑字弱侯别號澹園學者稱爲澹園先生先世山東日照隷南京旗手衛籍竑生有異質聞道甚早而好學雖至老不倦幼師其兄鏡川公年十六應童子試督學趙公大奇許之毘陵方山薛公見其文爽然稱異嘉靖甲子年廿四舉於鄉乙丑下第益淬厲身心性命之學以耿恭簡羅盱江兩先生爲師時時以古學相切劘恭簡搆崇正書院遴十四郡之儁髦鼓

鑄之屬竑領其事適恭簡忤權里居擔簦入楚偕遊
天臺大悟厥旨內外兼融自是以斯文爲已任屢困
公車萬曆己丑始舉會試第七人　廷對臚傳第一
天下咸以不愧科名歸之時司寇李司徒溫餉金爲
費遺還兩公曰何得儉約至此竑曰無心爲儉但覺
無事於此耳京兆欲爲樹棹楔謝以賑饑東省亦欲
表於鄉里竑曰幸爲田饘粥宗人足矣授修撰讀書
中秘往歲貢廷試文憊者率罷歸竑讀卷惻然曰嘻
其甚也爲具言老生需次久矣一旦罷去終無路得
沾升斗且廣文席即耄居獨不能授伏生一經乎自

是老生始絕無報罷者壬辰分試禮闈所舉拔皆名流雖三場廢牘亦品騰多方曰吾無負天下士也是歲持節封周藩盡却餽遺癸巳還　朝會開史局南充相公意專屬竑乃更謙讓未遑爲條四議以進然正史卒不就於是網羅四海舊聞爲獻徵錄百二十卷受書中貴往第爲具文耳竑曰此輩今之刑餘異日　天子之昵近也乃取古寺人垂芳遺誡教之中貴皆溯雪自喜甲午　詔簡　東宮講讀官遴者僅六人竑與焉卽毅然以輔導自任嘗講次值鳥飛鳴過之偶移　睿覽卽肅立輟講　東宮斂容以聽然

後復講取典籍中可備勸戒者繪圖演之名養正圖解　神宗詳加省覽溫旨慰藉丁酉順天典試事忌者取士子牘中二三奇險語以爲壞文體調外任後事得白所司推擇爲同丞最後推南雍司業而年已七十矣生平養深性定無旁睇無倚容澹然於得失之塲家居廿載如一日惟問奇之屨常滿戸外擁書數萬卷日哦咏其中有若寒生副墨之傳得其片楮剩牘爭珍襲之所著有　東宮講義解易筌禹貢解考工記解老莊翼陰符經解支談焦氏筆乘續筆乘焦氏類林澹園集澹園續集澹園別集經集志俗書

刊誤遜國忠節錄京學志獻徵錄詞林歷官表玉堂叢語以泰昌元年卒得壽八十有一訃聞　上念其講幄功予祭二壇增秩官諭廕子一人入太學

王　顯

王顯自號溪漁子江寧人少脫畧不拘與羣兒嬉遨颿處其上而什伍部署之令之曰之左則趨之左曰之右則折而右無敢過視者其父素長者常禁切之納之學使讀書時時棄去不肯怗怗諸生間而所業未久即過諸生數倍諸生大畏之其師亦奇之謝曰子非吾曹人也顯亦自雄負才志嘗往來江淮之南

結交大俠異人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息仰天掀髯若有意於從之遊也與天負[illegible]右張𣪠最善右亦豪士善擊劍知兵而長於爲文𣪠陽狂飲酒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一世嬰暨視同列顯在淮上嘗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笑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即與之語大驚異其所爲引歸逆旅主人出酒相飲攝衣跣行起舞爲樂驩聲撼林木每辨難古今折衷損益根抵理道識者知其非狂生或不識其爲人共䀉指笑之以爲眞狂或又疑其爲神仙人云顯舉若不聞遇適其志鮮衣怒馬行衆人中見者爭觀

之否則被汚垢短衣遂躡市人後市人吁之弗辟也後顯盡悔故所爲買書千餘卷伏而讀之爲文章奇偉伉健然耻以自名常曰漢無儒者惟賈生諸葛孔明唐人陸贄粗有識耳夫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不然多讀書何爲識溪漁子者聞其論高愈疑之終莫能測其爲何如士也

謝璿

謝璿字文卿一字子象先世自贛徙家金陵璿八歲善詩客命賦暮秋援筆立就至紫塞風寒鴈叫霜客驚嘆呼爲奇童稍長從工部郎吳元玉學見其詩曰

深林下馬蒼苔滑野寺入門秋爽多擊節鑒賞謂雖長宿不易逮也自是日就深博吏部侍郎柴墟儲公爲南考功作檀園詩社引與諸文士聯句往往出奇絕衆器局儁朗才情綺麗負氣自好不與俗伍與達人高士論古今商文藝據案高談如倒囊櫝或酒酣引紙命辭常屈一座兄弟四人各善詩畫風流清邁時擬謝庭諸郎公矦貴人往候與之分庭抗禮藐不加意每牓舉率用古文字作經義累十舉不第乃擲筆於地曰吾本不樂爲此奈何效老驥局蹐車下邪且鵷鸞其儀者立朝鹿豕其性者居野吾乃今知既

往之誤也退耕國門之南自號野全子鄉人稱曰野
全先生又以其美鬚髯行九稱曰髯九翁所著有采
毫録東村稿西遊録在客稿日得録廣陵雜録湘中
漫録總若干卷臨終囑其子少南曰爾能貴圖志吾
墓弗能毋以士題墓門吾所厭也後少南果舉進士
有才名歷官按察副使詔贈璿如其官

劉閔

劉閔字子賢六合縣人幼有至性少長知學動循古
禮造次不苟家甚貧極力養母定省溫凊疾不解帶
母或恚怒則衣冠跪床下竟夕不敢起以父早亾與

祖母二喪不克葬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鄰邑朔望則號哭於殯所如是者三年隣族憐之爲助其葬母殁哀毀骨立廬墓側衰絰蔬食終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奠獻亦如文公家禮閨門嚴肅妻失愛於母出之終身不復娶林少保俊起留臺疏於朝曰劉閔學行高古雖詞藻不逮而德守道風人自難及宜徵侍青宮講讀不報御史宗彝知府陳效又薦之詔授本縣儒學訓導前後按部大夫及守令率與鈞禮時致餽以賙其乏所著有家禮考註昭穆圖宗子說五倫啟蒙孝經刊誤等書藏於家姪孫自省鄉舉歷長

沙府同知持身敦樸臨事周愼頗有閔家風

徐霖

徐霖字子仁金陵人母沈禱於南禪寺夢神僧投見有娠將誕復夢登浮屠墮而寤遂生霖廣面長耳體貌偉異機神夙解不同常兒五歲日記小學千餘言七歲能賦詩九歲大書輒成體通國呼爲奇童奉母孝事兄如父各致驩愛年十四補弟子員放筆工文章聲譽益起督學御史浮梁戴公珊山陰司馬公亜每試必稱曰奇才奇才然任放不諧俗忌刻者常側目待之竟遭誣黜落霖曰已矣士固能自貴豈專在

青紫邪由是悔極羣籍究作者之情嘗曰詩文以理致爲宗達斯迺登大雅否則雖金鳴錦爛但浮藻無益也故平生不易下筆但一篇成人競玩繹王公大人迎致賓禮屏障得其揮灑重於金玉聲沛夷裔朝鮮日本使臣得其書者什襲珍之　武宗南巡近侍上其詞翰詔見行宮愛之兩幸其宅賜一品服及雜器命扈從還京將授美官會　武皇崩竟復還不可謂非命也性好游觀聲伎之樂築快園於城東廣數十畝其中臺池舘閣之盛委曲有幽況卉木四時不絕善製小令得周美成秦少游之奥又能自度曲棋

酒之次命伶童侍女傳其新聲葢無日不暢如也所述有南京志若干卷乞下應天府給筆札繕寫進御所著有瑞居詠遠游紀北行稿皖游録古杭清游稿麗藻堂文集快園詩文類選中原音韻註釋續書史會要以系出松自號九峯道人或稱爲快園叟或羨其美鬚髯又呼爲髯仙老貌豐潤行步似飛雖寒暑𠛬書不倦忽病遽逝或痛其無宦然藝擅一代名震八極盡其風槩九原可瞑矣

李　疑

李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于弟執業造其家得

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
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殆之
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
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除明爽室
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視脈躬爲煮糜煉藥
旦莫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既而疾滋甚不能起
溲矢汙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
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
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
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

死恐爲它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携以歸
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
買棺殯於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書
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面還之二
子以米饋却弗受反贐以貨遣歸平陽耿于廉械逮
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
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
人命至重倘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
之而受禍何忍死其妻子乎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
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

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之一十三